

千尺流泉百尺松 笔架五峰自从容

笔架亦称笔搁，中国传统文房用具，放在案头，用来架笔的工具，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。南北朝时就有笔架的记载，但传世品还不曾发现。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，但从文献来看，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。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，材质多样，有铜、瓷、石等，其形多为山形。到了明代，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，其材质更加多样，不但有珊瑚、玛瑙、水晶，还有瓷、玉、木等。清代笔架更胜明代，材质有玉、紫砂、水晶、铜、木、珐琅、象牙等，而以自然之物最为名贵。



图为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山形笔架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。高9.3厘米、长17.5厘米。捏塑而成，呈山字形。此笔架为五峰式。通体以青花缠枝花装饰，青花发色青中发灰、深沉。缠枝花卉线条流动、写意。中间一菱形内套一个正方形开光体，内书阿拉伯文字，译为“笔架”，底部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款。整器除底部外满施白色透明釉，釉色光亮、肥厚，釉下层有明显的气泡。笔架保存完好，多置于文人书房之中，更添雅气。



图为明代象牙雕龙纹五峰笔架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笔架山峰式，笔架底边深刻水波纹，波涛中双龙盘绕于五峰之间，龙腾水怒。



图为清代黑漆描金莲蝠纹宝座式笔架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高21.6厘米、宽26.5厘米。笔架宝座式，通体髹黑漆，作描金装饰。宝座栏板镂雕缠枝莲叶纹，靠背中央顶端饰一蝠纹，其下作长方形倭角开光，开光内正面光素，背面绘山水楼阁图。座足亦满饰缠枝花叶纹。座面与托泥上饰不同的团花纹。下承随形托泥。座面有圆孔5个，下方托泥上对应做了5个凹槽，以固定所插之毛笔。



▼图为清代红珊瑚笔架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高10.6厘米、宽10.5厘米。此笔架，是截取一段红珊瑚枝丫为之，似三峰式，但可放4支笔。下配紫檀木底座。

红珊瑚属有机宝石，色泽喜人，质地莹润，生长于远离人类的100至2000米的深海中。与珍珠、琥珀并列为三大有机宝石，在东方佛典中亦被列为七宝之一，自古即被视为富贵祥瑞之物。天然红珊瑚是由珊瑚虫堆积而成，生长极缓慢，不可再生，而红珊瑚只生长在几个海峡，受到海域的限制，所以红珊瑚极为珍贵。红珊瑚制成的饰品，极受收藏者喜爱，并且精品红珊瑚增值迅速，被收藏界人士所看重。

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一卷“桃源”梦千年



(明)佚名《桃源图》卷(局部)。

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……”自一千五百多年前五柳先生不足五百言的《桃花源记》成篇，“桃花源”便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安乐幸福的美好世界代称。“桃花源”凝结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情结，比晚千余年诞生并传来的托马斯·莫尔的“乌托邦”在这片土地上更具有活泼的生命力，是古往今来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心心念念的向往之地，也是农耕时代的永恒审美理想。

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“和合共生——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，由宇宙而观天下，由社会而关照道德，从宏观至微观，层层递进，分“天地同和”“万邦协和”“宜民安和”“乐在人和”四个单元，以古之瑰宝融汇当代精神，探寻和阐释中华民族“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的文化渊源。

由文学而绘画，“桃花源”是中国古代艺术世界中一个经典母题。尤其到了明代，以“桃花源”为主题的作品数量达到了前所



(明)仇英《桃花源图》(局部)。

未有的高峰。其中，归于仇英名下的《桃花源图》据学者统计就有9幅。“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《桃花源图》卷虽为佚名所绘，但与存世数卷传为仇英所绘的《桃花源图》构图布局类似，特别是与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极似。两卷画作均为长卷，青绿设色，尺幅相差无几。从画面内容上看，两卷均忠实地以文学佳构《桃花源记》为原型，于烟波浩渺、远山连绵、桃林掩映间，以青绿设色勾勒出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的传说，展现了人们理想中和谐美好的田园生活。

两卷画作气韵不同，虽均为青绿设色，佚名绘《桃花源图》卷则着色浓重、色调明丽，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洋溢着简淡和清新。佚名所绘《桃花源图》卷的尾段保存完整，对渔人既出，处处志之，诣太守而告，太守遣人找寻，以及南阳刘子骥闻之往寻，在画面上均有交代，所占篇幅与前段相当。但仇英款《桃花源图》至渔人既出，画面即戛然而止，卷尾松树处，“仇英实父制”尾款前，有



(清)徐扬《乾隆南巡图卷》之驻跸姑苏(局部)。

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至杭州，亲眼察看了石碑，发现真相，着实嗟叹，便命人复制了一块梅石碑带回，后摹画一幅，书长跋讲明原委，并题诗道：“孙秋梅堪作石友，蓝瑛石亦肖梅姿”，于百年后，为孙秋讨回公道。

此次联展中，与孙秋题跋的这幅佚名绘《桃源图》卷一起展出、共同阐释“桃花源”主题的，是一件镌有乾隆皇帝御制诗的白玉桃源图山子。此山子玉质温润细腻，取渔人舍船进洞一幕为画面，一侧随形雕刻山石、树木、水畔扁舟、渔人等，一侧隶书镌乾隆皇帝1766年的一首七绝《题和阗玉桃源图》：“桃花夹岸小舟垂，洞口迟疑未入时。”

若此时在观展时回身，还会发现对面的长长展柜中，正展出有乾隆皇帝1751年第一次南巡时的巨幅历史画面——《乾隆南巡图》之驻跸姑苏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栩栩如生的翡翠蝈蝈白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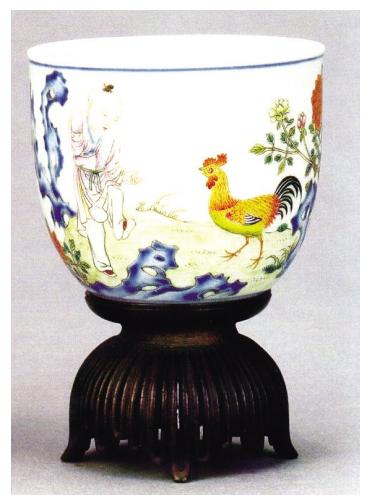
白菜，古名菘，是最为普遍、最为家常、最为实惠，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蔬菜。因其寓意美好，自古以来就深受各类人士的喜爱，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玉雕题材之一。

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镇馆之宝清代翡翠蝈蝈白菜，是一件珍稀的俏色作品。这颗翡翠蝈蝈白菜的原料上有白、绿、黄三种颜色。白菜帮为白和灰黄相间的颜色，浅黄的菜叶翘起，上面茎脉分明，工匠们大胆地将原料上的黄褐色保留在菜帮上，以表现出白菜被霜冻后的质感，使其别有一番风韵。工匠们还利用菜心处材质的翠绿色，圆雕出两只蝈蝈和一只螳螂，它们看上去似乎正在品尝着菜叶的美味。整颗白菜惟妙惟肖，生动传神，既素雅又。

这颗翡翠蝈蝈白菜在白菜原有寓意的基础上，加上了蝈蝈和螳螂。古时候，蝈蝈象征着种族的兴旺，生命的繁衍，多子多孙。螳螂是有益的昆虫，有勇武无畏的寓意。工匠们的巧思妙构使人惊叹不已，其卓越的技艺独具匠心，在清代玉雕中堪称冠绝。白菜叶清清白白，叶很大，又有事业有成的寓意。此外，白菜还常被取谐音“百财”，视为招财之物，寓意财源滚滚。这颗翡翠蝈蝈白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翡翠工艺中的佳品，是清代玉雕技艺的见证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

清乾隆粉彩鸡缸杯



这件清乾隆粉彩鸡缸杯(如图)为清代御窑烧造瓷器。敞口深腹，卧足，腹下收敛。通体施白釉，外壁饰粉彩，绘牡丹子母鸡婴戏图。一侧有楷书：“乾隆丙申御题”，并附有132字的鸡缸杯说明文和朱文“乾”“隆”二印，下方木质托座为后来所配。说明文字为一首楷书七言长诗。

此杯为乾隆时期的一种诗画结合的装饰艺术精品，描画精工细腻，构图层次分明。杯身正面绘一只雄鸡正昂首长鸣，旁边有一只童子手舞足蹈地顽皮嬉戏，但雄鸡对顽童的撩逗毫不在意，自顾自地张嘴长鸣，威风凛凛。除了一童一鸡，还辅以牡丹、青草、山石等其他景物，使画面上洋溢着一缕生机勃勃的气息。杯身反面主题纹饰为乾隆赞美鸡缸杯的御题诗，下方绘母鸡啄虫喂两只小雏鸡的画面。

整件器物布局结构合理，造型精巧别致，胎质温润透亮，色彩明丽清新，画工细腻精美，加上牡丹、玲珑石的点缀，使鸡缸杯更显得富贵大气，自然柔和中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。

绝世橄榄瓶



这件粉彩蝠桃纹橄榄瓶，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
一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，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。这件橄榄瓶高39.5厘米，口径10.0厘米，足径12.3厘米，腹径18.5厘米。撇口，长颈，溜肩，鼓腹，圈足。形似橄榄，故此又称橄榄瓶，雍正景德镇官窑出品。粉彩也称“软彩”，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，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打底一层含砷的玻璃白，然后在上面进行彩绘，再入窑烧制。

这个瓶子造型丰满秀挺，线条流畅，富有韵律感，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。该瓶釉色纯白匀净，釉层肥厚莹润，以粉彩蝠桃纹为装饰，画面构思精巧，枝头硕果累累，枝叶间饰有瑞蝠，展翅翻飞，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。所绘图案微微凸起，层次分明，有立体效果。

如今，这件国宝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陶瓷展厅中心橱柜，接受国内外观众的鉴赏。

(据《西安日报》)